

[名著百部]

中国现代文学

.....

施蛰存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学静

封面设计 胡向东

MINGZHU BAIB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SHIZHECUN WENJ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施蛰存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于润琦 编选

華夏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施蛰存



施蛰存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扇子	3
上元灯	13
周夫人	20
鸠摩罗什	28
将军底头	53
石秀	84
梅雨之夕	121
在巴黎大戏院	133
魔道	144
李师师	161
薄暮的舞女	169

夜叉	181
狮子座流星	194
雾	205
残秋的下弦月	217
妻之生辰	224
春阳	229
特吕姑娘	238
名片	247
塔的灵应	258
黄心大师	272

散 文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295
书相国寺摄景后甲	302
书相国寺摄景后乙	305
雨的滋味	308
鸦	323
画师洪野	328
渡头闲想	332
赞病	335
跑警报	338
米	342
山城	345
栗和柿	348
怀念云南大学	352

文学之贫困	355
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	360
施蛰存小传	366
施蛰存主要著作书目	368

小 说

扇 子

天气热起来了,男的女的的手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将穿敞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了身之后,我也想起:这时令是可以带了扇子出门了。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望海潮》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中秋以后,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配上一页白扇面,也得要半块钱呢。如果去年的旧物,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何必再去买新的呢。

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此外,还有几付残破的扇骨,一个陈曼生的细砚,倒是精致的文房具。再底下,唉,这个东西还存在吗!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

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

现在,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

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的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雀羽的扇子了。团扇，当然是过了时，市面上早已没有了这一注货色，年纪轻的后生，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团扇的姿态了。

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一种扇子的过时，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觉得惆怅，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是于我有些瓜葛的。

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

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先一夜，父亲说：“阿宁，明天又要读书去了。”

我说：“哪里去读书？”

父亲说：“附属小学。就在师范学堂对面，放了夜学你还好来看我呢。我已经去和学校里的先生说好了，原旧是三年级……”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省得每天来来去去的走。”

母亲笑笑，没有加以可否。我心里也木然，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在我是都愿意的。

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我痴想着：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学校园里环绕着我，笑着我的家乡话。

过了一会，母亲笑着说：“阿宁，为什么发着呆，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所以不高兴着么？”

我一声也不响，呆想着。年老的唐妈在旁边，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懒学精，称称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说：“谁想懒学呀，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呀，况且，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叫我怎么好呢。”

父亲就说：“有什么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随他们好了，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如果说没有人认得，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去认识认识，搭个小朋友，以后也好一同作伴儿早出晚归，便当些。”

这样，于是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金树珍。惜官的名字是树玉，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

在能说苏州话之前，很奇怪地，对了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而且说得很多，很琐屑。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西湖怎样好——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还是很荒寒的，而我也只跟了父亲，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父亲有怎样几本有好看的图画的书。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不时地微笑着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象着那样的脸红。

到我能够自由地说苏州话，我和她，和她的弟弟，已经因为同级同学，邻居，两重关系而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后来不愿意住到父亲学堂里去，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但那时却并没意识她觉察到这种心绪，只说是为了要陪伴母亲。

一年一年地，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地掠过了。我在学堂里，除了他们姊弟之外，不曾有过第三个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的小床上去的夜间和吃饭的时间之外，不曾有过和他们俩分离的时候。于是到了第五年了。我们是在高等第四级。

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现在我还能够想念起她吗？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

那时候的学制，两级的小学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学堂却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级是两级小学的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觉得心里不宁静，

为的是暑假毕业后,如果我依照着父亲的主意,升学进草桥中学或师范学堂,而她依照着她的父亲的主意,辍学家居,便失去了许多亲近的机会。那一种心绪,虽然还不曾懂得就是现在所谓恋爱的苦闷,但却时常感觉到有一个空虚的生涯将要来了似的烦乱。

于是,显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败了。

我素来是个好胜的人,但那时候并不觉得是羞耻。我甚至还希望她和我一样的对于功课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级一年,也是愿意的。呀,那时候的心情,便是留级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继续地和我同学下去,也都是高兴的。一年一度地读着同样的书本,只要有着她在课室里,也就好似诵读着新的书了。

但是,她说留级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连毕业考试也失败了,在她毕业之后,她将不再和我继续做朋友,也不许我到她家里去,就是托名去看她的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赶我出大门的,因为她看轻不用功的人。

我的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来是因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

于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布出来。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灯下整理功课了。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几个清朗的晚间,她和她的弟弟常在晚饭之后差了他们的阿翠过来叫我带了书本去和他们一同温理,而我便一定会得由唐妈管领着在月光下穿过清静的街走进她家的广漆墙门去。

一夜,月亮光光地,好像是五月望日的前后,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因为距离大考只有三四夜了,攒集着童稚的头在灯光下温习那最觉得艰难的理科书,不知不觉地夜已很深了。

收拾了书本,将要喊在厢房里和她家的女仆们说闲话的唐妈的时候,一点亮绿的萤火悠然地从窗外的帘隙间穿过,在空中摇荡了一会,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檐。

她叫喊着“扑呀，扑呀”的时候，流萤早已曳着微光从墙东隐逝了去。

“今夜月亮很好呀，园里一定有许多萤火虫，何不去看看呢？”树玉叫了起来。

月下的园景，忽然浮上我脑里来了，我冥想这个时候，墙外的她家的小花园是定有很好的风景的。茅亭里的花磁凳上去坐坐，乱噪着青蛙的浅地边去站一会儿，还哪里会想起回家去睡觉呢。那时候，我知道的，从她凝神着的眼光里，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动着月下的园景，她一定是在想去采摘些夜来香，橙子花，或石榴花；想到假山石旁边去看月华和浮云，想去听青草丛里的蛙跳进池水里去的声音和蟋蟀的声音，想看从茅亭的顶上飞出来的蝙蝠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叶似地飘浮着的萤火。

“去呀，你不要回去了，叫唐妈回去罢，你住在我们家里去玩花园，夜里和弟弟睡……”她伸起手来，不完全地说，眉宇间满含着欢喜和最高的兴致。说完了，又飞步抢到房间里来告诉她的母亲。

结果是由她们把唐妈打发回家，我是不由分说地被留住了。

三个人由阿翠陪伴着，开了八角门，走进了花园。夜色果然是清丽万分，到如今回想起来，也仿佛如在目前似的。但那时对于这种园景，倒并不会特别的爱好和留恋，因为并不曾想到此后是永不会有机缘再在这个园里作惬心的夜游。

那时所留恋和爱好的仍是她，我故意走在她身边，或前一步，或依近看她并肩而走。青春的爱欲在我心中萌动着，但并不曾自觉。树玉胆子较小，不敢前行，只跟着在我们后面，阿翠虽然年纪比我们大几岁，但也还是有着童稚的心，她一路撷着花草，若即若离地同行。三条纤细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叶影间伸过去，在茅亭里逗遛一会，在池塘边也静立一会，看看水中的月影，都觉得并无什么话可以说。蛙从草丛中惊窜到水里去，蝙蝠乱飞，榆树上的巢中的乌鸦也在对着明月哑